



## 父亲的二胡

| 谢华章

书架顶层的角落里,静静地躺着一把暗红色的二胡。琴筒上原先那层亮漆早已褪去,露出的裂纹细密交错;琴杆被岁月磨得温润,握上去不再冰凉。每次我伸手擦拭积尘,指尖无意间触到琴弦,便会发出一声低沉的嗡鸣,那声音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怅然。我总觉得,这把琴从未真正睡去。

父亲十八岁那年,从闽西的山里走出来,到闽南投师学医。母亲时常同我说起,那时他行囊里除了两套换洗衣裳,就是这把二胡。闽西多山,翻过一岭又一岭,父亲走乏了,便寻块石头坐下,把琴筒搁在膝上,拉上一段。那时他拉的多是山歌调子,琴声顺着山谷飘出去,又被对面的山壁弹回来,像是跟自己的影子说话。学医的三年里,他白日抄方认药,夜晚便在医馆的天井里拉琴。

后来,父亲成了乡里的医生,每次出诊回来,不管多晚,他都要在土楼的天井里坐一会儿,把二胡拿出来,拉上几支

曲子。小时候不懂,我只觉得那琴声像风吹过竹梢,悠悠的,能把一日的疲惫都吹散。母亲说,那时候家里孩子多,日子紧,可只要父亲一拉琴,眉头就松开了。

真正让我记住那琴声的,是土楼渐渐热闹起来以后的事。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,举着相机对着土墙拍个不停。父亲不爱凑前,只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拉琴,每一个音都像从土楼的地基里长出来似的,带着泥土的温厚。一曲终了,常有游客围过来问这问那。父亲放下琴弓,捋捋灰白的胡须,从土楼的选址是怎么与风水地理结合讲起,再说墙是怎么用生土一层层夯实的。讲到楼内的雕梁画栋、门楣楹联,他还会哼两句客家山歌,虽然嗓子有些沙哑,但游客依然听得入神。

有一年秋天,我专程从城里回土楼看他。还没进村,就听见那熟悉的琴声从山谷深处传来。走近了,见他坐在老位置上,背微微佝偻着,琴弓在



两根弦之间从容地游走。炊烟与琴声缠在一起,缓缓地飘向瓦蓝的天空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这把二胡于父亲而言,是一根牵着他与这片土地的脐带,弦动,心就安。

父亲素来话少,一生的欢喜与忧闷,都藏在琴声里。他七十五年的人生,走过多少山路,看过多少生死,最

后能说出口的没几句,剩下的全交给了二胡那两根琴弦。

如今父亲走了,但土楼还在,游客依然来来往往,只是土楼门前的石墩上再没有那个拉琴的身影。我每次把二胡取下来,擦去浮尘,轻轻拨一下琴弦,那一声闷响漫开的时候,恍惚间又看见父亲拉琴的身影。



## 一声师傅,一生师傅

| 翁郑榕

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也。一声“师傅”,不只是一句称呼,更是一份对岁月的敬畏、对技艺的倾注,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也最深厚的善意联结。任时代奔涌向前,这二字始终沉在心底、落在实处,自带温度。

在工地上,喊一声“师傅”,敬的是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和那一手千锤百炼的绝活。钢筋绑扎,铁丝翻飞中定下一座楼的筋骨;木工支模,墨线弹落间刨出方寸的精准;泥瓦砌筑,灰刀起落处垒出万丈的乾坤。哪一招一式,不是十年寒暑熬出来的筋骨?哪一尺一寸,不是千百次失败换来的笃定?建筑人的手艺,从来不是纸上条文,而是指尖的厚茧、眼里的毫光、心里的刻度。它藏在一遍遍绑扎、一次次浇筑、一夜夜值守里,长在默默无闻的坚守中,是时间与汗水共同浇筑的无声丰碑。

师傅教人,从不只教“怎么做”,更教“为何做”与“如何守”。一技之长,终会随岁月老去;但技艺中长出的“道”,却历久弥新。那是面对钢筋偏位时的绝不将就,是赶工期时的忙而不乱,是材料验收时的寸步不让,是无人监督时的不欺暗室。师傅的底气,从不在于背下多少施工口诀,而在于关键时刻的“一眼看穿”与“一语点破”。当旁人只盯着进度和结果,师傅教人看过程、看细节;当众人追逐捷径,师傅教人守本分、守底线。那些图纸上标注不出的分寸、规范里写不明的权衡、压力下压不垮的从容、诱惑前

乱不了的定力,全在师傅的言传身教里,无声流淌在工地的每一个晨昏。

从前的“传帮带”,今日的“领路人”。师徒的缘分,或许不再是一生一世的依附,却始终是生命与生命的托付。在建筑这个行当里,师傅传的,不只是手艺的招式,更是做事的态度、做人的筋骨、对职业的虔诚、对生命的敬畏。一句“再来一遍”,能让人在深夜里守着放样线反复校正,靠的不是苛责,是骨子里对“质量”二字的执念。跟在师傅身边,学的就是在枯燥乏味中保持热忱,在挫败失误后重拾信心,在平凡的砌筑和绑扎里淬炼匠心。日久天长,那份专注、坚韧、勤勉、敬畏,便如工地上悄然升起的朝阳,一寸一寸长进骨血里,成为从业者一生的底色。

时代在变,工地在变,但“师傅”二字的分量,从未减轻。在你迷茫时,他是那盏安全帽上不灭的头灯;在你浮躁时,他是那块沉在基坑里的锚石;在你走再远、做再大时,他仍是那个提醒你“何为本、何为真、何为界”的故人。师者如光,微以致远;师者如匠,琢玉成器。他们以岁月为炉,以心血为火,将一块块粗糙的毛石,打磨成撑起大厦的基石;将一个个懵懂的少年,锻造成顶天立地的担当。

愿我们始终记得那一声“师傅”,敬重那份以心传心、以命续命的传承。因为只要还有师傅在,手艺就有魂,人间就有根。在建工这条漫长而坚实的路上,我们便永远不会缺开路的光。

生活里,眉眼间的神情,一笑一颦传递着情绪,而线上文字缺少神态和语气,微信表情便为冰冷的文字赋予灵动与温度。

前几日,班主任发来消息,告知我们大儿子的作文获奖,字里行间满是肯定与鼓励。内人看到消息喜不自胜,和老师一来一回聊了几句后,末尾随手附上一个咧嘴大笑的表情。

我偶然瞥见,立刻提醒她不妥:“跟老师沟通,开心收敛一点更好,用温和的微笑表情就足够了,这种开怀大笑的表情,太过张扬。”内人十分不解,在她看来,这个表情是她的习惯应用,没有半点不妥的意思。

“你自己觉得没有不妥,但接收消息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解读。聊天是双向互动,发出去的每一个表情,不能只凭自己的意愿。”我耐心跟她拆解其中的门道。这次小小的争执,让我第一次真切意识到,微信表情从来不是毫无意义的装饰,每一个表情都有专属的语境和情绪分量。

前阵子,朋友单位的一位老同事光荣退休,单位群里满屏都是送别的祝福,大家纷纷留言感谢前辈多年提携,字句真诚恳切,氛围热烈庄重。我那朋友也发了一段祝福的话,感念对方平日的照顾,想着不让语句太死板,随手加上一个日常调侃常用的“笑哭”表情。在他眼里,这只是轻松友好的百搭表情,可发出去之后,整条祝福瞬间变味。不少同事私下跟他说,如此场合,带泪的大笑表情十分违和,看上去像是在凑热闹,丝毫没有敬重惜别的心意,好好的一段走心祝福,顿时显得轻慢又滑稽。

得知他离谱的表情“翻车”后,我也警觉起来,不敢再随手发送表情。虽然再三谨慎,可依然在庄重的交流里失了分寸。朋友群里有人发布求助信息,家

## 分寸之间话表情

| 白水

里孩子考试失利,情绪低落,期待大家能分享疏导心态的小方法。群里所有人都耐心宽慰、温柔开导,语气轻柔恳切。我有感而发,认真写了一段开导的文字,结尾习惯性用了一个“可爱卖萌”的表情缓和气氛。我本意是想传递温柔、治愈的感觉,希望孩子放宽心态。可消息一出,群里瞬间安静,气氛格外怪异。大家都在认真真情排忧解难,唯独我一张卖萌笑脸,显得极其不合时宜,仿佛在调侃别人的烦恼。那一刻我真切体会到,微信表情真的要用好用对,一旦用错,自己原本的心愿不仅不会被理解,反而会被当下的氛围曲解。

从那以后,我彻底长了记性,也慢慢摸透微信表达的社交逻辑。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大家所钟爱的微笑表情,看似平平无奇,却是社交语境里的万能百搭。它褪去夸张情绪,自带谦和得体的属性,适用于师生沟通、职场交流、亲友问候。在多数正式礼貌的场景里,精准传递善意与亲近,分寸恰到好处。

反观各类大笑、调皮、捂脸类表情,情绪张力极强,只适合用在关系亲密的好友、家人私下闲聊中。若是不分场合随意乱用,很容易让文字的本意跑偏,引发不必要的误解。不同的表情承载着不同的情绪、态度,适配不同的场景、对象,马虎不得。

表情是文字最好的搭档,线上聊天没有语气、神态和肢体动作,冰冷的文字很容易让人曲解本意。恰当搭配表情,能够柔和生硬的文字,烘托贴合的语境,让情绪传递得更精准,沟通氛围也更加轻松地舒适,让线上交流多几分烟火气息。

小小的微信表情,映照出待人处事的细致与周全。这些看似微小的网络社交细节,正是涵养情商、善待他人的生动缩影。



## 古渡山海藏福韵 品读《武荣福缘》悟乡愁

| 陈和深

武荣古邑,文脉悠长;山海南安,福韵绵长。细读《武荣福缘》一书,字里行间尽是故土烟火、乡俗温情,让人在读文品史之余,心生浓浓的乡土共鸣与家国暖意。

由南安市委宣传部组织编撰的《武荣福缘》,是一部扎根本土、贴近民生、饱含温度的地方文化读本。全书系统梳理南安千年福文化源流,荟萃市域祈福民俗、家风家训、岁时礼仪与乡土文创,凝结众多文史工作者走访考据、潜心编撰的心血,让散落乡野的民间福俗系统留存,铺展开一幅鲜活丰盈的武荣乡土人文长卷。

福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质朴深远的精神内核,早已融入南安人的衣食住行、岁时节庆。千百年来,祈福、惜福、积福的理念浸润乡土民风,城乡香火绵延,民众向善守正,祈愿风调雨顺、家宅康宁。每逢佳节,民俗巡游、乡土展演轮番上演,锣鼓铿锵、乡情涌动,团圆和睦、岁岁平安的朴素日常,便是闽南人心中最踏实的福气。

身为石井儿女,品读此书更添故土温情。作为千年海丝古渡、郑成功故里,石井枕山襟海、渔耕共生,孕育出独特的山海人文。书中记载,民族英雄郑成功原名郑福松,以福立身、以忠报国;流传不息的中秋博饼习俗,融祈福团圆与家国情怀于一体,印证闽南文脉同根、人文同源的深厚渊源。

一镇风物藏吉庆,一村民俗蕴福缘。石井大地遍布温润的福文化印记:昔坂福德正神故事代代相传,东滨福灶公信俗守护万家烟火,岭亭古寺祈祥民俗寄寓丰年期盼,下房双灵官民俗护佑乡邻安定。岑兜、溪东戏曲传唱善美,奎霞家训教化修身积善,西福村自带吉庆意蕴,皆是珍贵鲜活的乡土文脉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乡俗育一方民心。石井人对福气的通透认知代代相传:福不在名利浮华,贵在平安康健、家人和睦;福不凭空而得,源于勤俭耕耘、积善修身。历代乡贤兴学助教、铺路济众,海外侨胞心系桑梓、倾力反哺,寻常百姓淳朴处世、邻里和睦,恪守“勤能积福、善能培福”的古训,涵养敦厚淳朴的乡风家风。

当下生活步履匆匆,世人常追逐浮华,忽略了日常安稳的珍贵。《武荣福缘》恰似一剂静心良方,让人回望乡土、沉淀本心。它不只是民俗资料汇编,更传递崇德向善、怀土思源的人文理念,对涵养文明乡风、传承乡土文脉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

## 有姐如母

| 潘建煌

我们家有兄弟姐妹五人,大姐是老大。当时,父亲在人民公社上班工资微薄,母亲便从布店里辞职回家干农活。家里经济困难,大姐小学只读了两年就主动提出辍学,回家干农活、照顾弟妹,父母含泪答应了。

从此,大姐跟着母亲学习农技,身子虽然瘦小单薄,但吃苦耐劳,不怕苦不喊累,成了父母亲的好帮手,邻里乡亲对她夸赞有加。后来,大姐嫁到同乡镇的潭边村,姐夫是个退伍军人,也是吃苦耐劳的性子,他们孝敬父母,经常抽空到我们家帮忙。

母亲八十一岁离开了我们,我们便把父亲接到城里住,但他住不惯,执意要回老家。大姐和姐夫一合计,就回老家照顾老父亲了。房前屋后,总有她单薄瘦小、忙前忙后的身影。

时光如梭,一转眼母亲离开我们八年。这段时间,大姐精心照顾着老父亲。二姐和三弟在外省做生意,不常回家,我和住在泉州的大哥就把回家当成一次次亲情之旅。每星期回家,我照例与老人家聊聊天,问大姐需要带什么回去。每次大姐都说不要买,家里什么都不缺。

等我们到了老家,和老父亲聊一会儿家常。健忘的老父亲经常得让大姐帮他恢复记忆,这时父亲总会在大姐的引导下,冲我们开心地笑,连声说:“好好好呀,大家回来团聚这样好。”椅子还没坐热,大姐就催我们去喝刚炖的补品,或是吃邻里送来的甜果、糕点。

这周回家,大姐悄悄塞给我一双橡胶空气鞋,说上次见我穿皮鞋回来遇上大雨,整只鞋泡得透湿,走一路脚都泡得发皱。她记在了心里,特意挑了双轻便又防水的,说这下再遇上雨天就不用遭罪了。我把鞋带回上班的地方,这周刚好遇上台风天,瓢泼大雨里踩水出门,鞋子从里到外都是干的,那一刻心里暖得不行。大姐从来不说什么漂亮话,就凭着一桩桩这样朴实又贴心的小事,把爸妈一直念叨的“孝敬长辈、团结友爱、互帮互助”的好家风,稳稳当当地传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里。

一晃眼,岁月匆匆,大姐已经年近古稀。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总在她耳边念叨,让她多顾着自己点,劳逸结合别太累。可她嘴上应得爽快,转头又扎进了日复一日的忙碌里,把老父亲的饮食起居照料得细致妥帖,让老人家日子过得舒心踏实,也给我们这些在外打拼的儿女住了最稳的后方,让我们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在各自岗位上安心奔忙。好家风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话,往后的日子,我们一起把这份温暖好好传下去。



## 金秋时节访孔泉

| 杨剑辉

翻开泉州浩瀚的历史书页,文风蔚然,书院林立。从石井书院到小山丛竹,从欧阳书院到温陵书院,它们之所以千古流芳,无不和名人讲学有关。但位于南安市乐峰镇的孔泉书院却与众不同,没有名家坐镇,文风却传承近五百年,远近闻名。

时值处暑,惠风和畅,巧遇偶然的机缘,我怀着崇敬的心情,特意走访了孔泉书院,切身感受它独特的文化魅力。从市区到乐峰不过个把小时,我望着窗外的景致一层层滤去城市的喧嚣,心中自然浮现乐峰山水相融的田园风光。

孔泉书院坐落于祥畚山之下的厚阳村,可谓山水有灵气,诗书传道义。明嘉靖年间,潘鲁泉有感于山村偏僻、文风寥落,立志兴办私塾教化乡邻。为接续儒家正统文脉,他便化用自己的名字,筑建孔泉书院。五百载光阴流转,书院培育数千莘莘学子,走出二十一位学士,百余位秀才,更孕育出一正卿、一知府、五知县,尤其是潘氏三代——祖父潘正开、儿子潘梦弼、孙子潘晋爵,连中贡生,令人肃然起敬。

穿过书院文化长廊,小径两旁草木清幽,耳畔传来冷冷泉流。一孔清



孔泉书院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

泉自岩缝奔涌而出,我忍不住俯身掬一捧泉水,顿感冰冽无比。据说这汪孔泉几百年来从不枯竭。这让我想起韩愈在《进学解》中的一句名言:“补苴罅漏,张皇幽眇。”这本是讲治学当弥合缺漏、阐发精微,移来观照孔泉书院,恰得其神。想当年鲁公眼见山村文风寥落,毅然兴办私塾,正是以己之力“补苴”乡野学风的“罅漏”,将儒家义理的“幽眇”播撒于山林之间。《中庸》里也说:“溥博渊泉,而时出

之。”意思是圣人之德如渊泉般深厚,时时流露于外。孔泉书院的教化也是如此——不标榜高论,不求速效,如泉水般“时出”而不绝,润物无声。

一座山野书院何以文脉绵延五百年,让我深深的好奇。很快,我在一块明代“白云深处”的碑刻前若有所思。原来书院因坐落偏僻的山野,耕读传家是它的特色。教书先生杜文良就是出身于贫困家庭,他鼓励学生多从事劳务劳动,提倡学问来自生活并高于生活。在书

院物资匮乏时他以蔗糖为笔墨下的“白云深处”,就是要告诉后学子当有鹤栖云端的旷达胸襟,虽居山野,而心游万仞。耕读是人世的功夫,野鹤是出世的襟怀,孔泉学子既能在稻田中俯身劳作,也敢在白云深处仰望星空。人世与出世之间,正是中国士人最向往的生命姿态。

驻足“晨读”“静读”“夜读”三方石刻前,心中疑惑更是豁然开朗。孔泉书院文脉不坠的另一真谛,在于笃学善积、久久为功的治学之道。古语云:“合抱之木,生于毫末”“男儿欲遂平生志,六经勤向窗前读”,正是书院代代恪守的求学智慧。晨读放声诵咏,涵养胸襟气度;静读凝神冥思,参悟圣贤义理;夜读秉烛求索,沉淀学识底蕴。读、思、悟相辅相成、互为表里,这套质朴精妙的治学方法,跨越数百年光阴,于今日依然在被沿用着。

五百年岁月匆匆而过,泉声依旧,书香未冷。一院收纳山水意,一石镌刻古今情。到访于此,不只是寻访一处古迹,更是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相逢。青山为幕,清泉作伴,那些镌于石上的箴言,奔涌不息的文脉,独到的耕读传薪和治学智慧,便是这座古院留给世间最厚重的馈赠。